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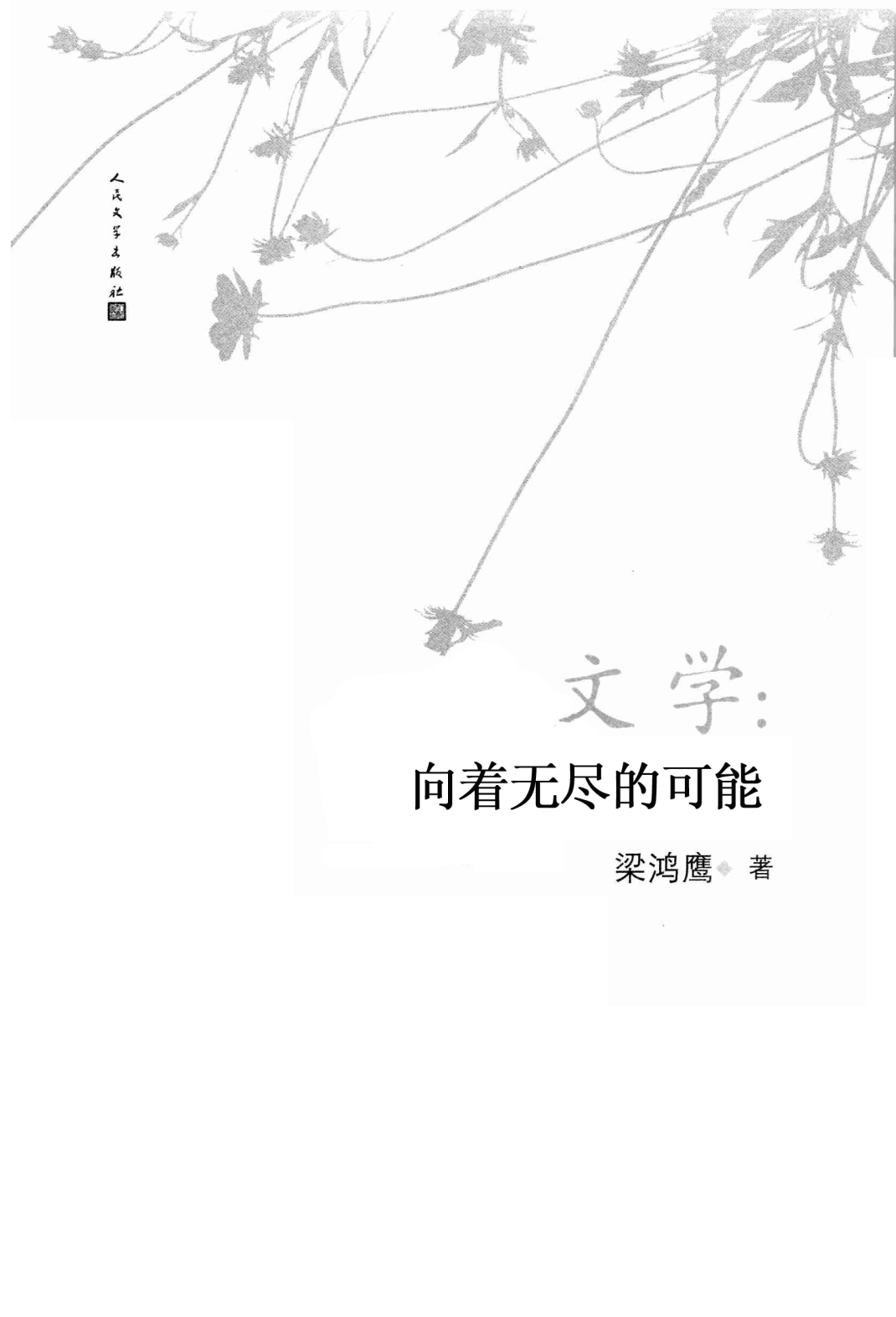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向着无尽的可能

梁鸿鹰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 向着无尽的可能

梁鸿鹰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梁鸿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728-0

I. ①文… II. ①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0671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罗翠华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2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3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28-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文学之为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于她有能力反映人类的经验与梦想,鼓舞世上的人们朝着智性的高处、向着希望的领地不停顿地进发。

文学是生长智慧的事业,她引导着人们不断改善自己与天地万物、与社会自然的关系,提醒我们不得自命清高或自作聪明,告诫人们万分注意,那些看似全然不同的事物之间、那些有着天壤之别生命方式之间,其实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她让我们明白,人类如果想生活得更为主动,就得设法提升自己的精神,完善自己的心智,此外别无他途。

文学是推崇勇气的事业,文学捡拾、汇集人类在克服生存之艰难路途上的点点滴滴,鼓舞人们敢于面对自身的弱点,挑战自我,应对厄运,去争取生命最丰沛的收获。因此,文学历来垂青那些经历了粗粝生存考验,受到不公正打压、折磨的人们,文学不排斥偏执、矜持、自赏,但文学拒绝向任何畏惧与怯懦颁发通行证。

总之,文学是为人类的进步开辟、生长着无尽的可能——通往生命的永恒、精神的厚度,以及具体到每个生命个体人生之壮阔抑或细腻、丰富抑或纯净的可能。也许正因此,文学让我感到

亲切、踏实,常常给我以甘甜的感觉。

在文化多元、娱乐多样的当今,文学虽不时遭到无来由的物议,但不少人还是自觉地把她放在较高的层次上来认识,把文学与自己应有的见识和文明的善意联系在一起。文学的形态在变,载体在变,表现手段在变,但文学对人类精神世界始终起着重塑、抚慰的作用,其不断接近和勇于攀登人类精神高地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向上的进取以及发展的搏击是主流,但社会生活时有的躁动式起伏也会成为部分常态,文学不具备改天换地的本领,但文学向来不推卸疗伤与救赎的职责。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淬火或浴火之后,不安分地发挥着自己的力量,并且业已尽自己所能地传布着当代社会的那些细致的经验、意趣,提醒人们尽可能慢下脚步,让前行的喘息再平缓一些,好去尽享人生旅途上的所有旖旎。

在此过程中,文学评论应该承担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如何破解评论之于创作“滞后”、“无为”的难题呢?这是人们经常思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文学批评告别单一的话语、单调主调,已经汇入当代文化的洪流,成为人们不能忽视的精神现象,吸引着知识界的关注,引发着大众的侧目。另一方面,当前文学批评似乎给人们留下了学术性与商业性杂糅,文化性与新闻性并陈,学术性与市场性交织的印象,在评论民主、学术争鸣进一步扩大的同时,热情与真诚缺失、炒作与敷衍并行,文学评论的影响空间,辐射范围,作用效应,却远达不到人们的预期,这也是客观存在。

那么,文学批评的未来道路如何?当代文学批评面临哪些前沿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应该说,文学批评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当代文化遇到问题的具体反映。比如,关于学术话语和价值引导的关系,学术立场与市场机制的掣肘,文学批评现实效应与理论追求的纠结,批评的文化冲动与现实关注的矛盾,等等,这些从多个方面拷问着批评者的问题,同样未尝不在考验着创作者。如何让自己的批评意识强健起来,以及如何将生命热情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换句话说,投身事业所需的抱负、姿态、定力,对批评者构成了考验,而对创作者来说,恐怕亦未尝不是个坎儿。但所有这些,绝不能成为批评者原地打转或者退让、妥协的理由。

不管怎样,我想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批评应与文学同行,需要奋力肩负起助力于人类精神提升的使命,把生活的真理、前行的力量揭示出来,明确昭示给人们,未来的前方,有着远不止现实所能提供的一切可能。

愿将自己的微薄之力投入于这一事业中去。

以上,权作自序吧。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辑 理论视点

当前文学发展的主流与可能	(3)
文学五题	(10)
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18)
乡土文学是我国文学的重要优势	(22)
再谈长篇小说创作问题	(27)
彰显文学批评的现实力量	(33)
文学评论·主体·理论建设	(38)
期待文学评论的更大作为	(41)
打开文学创作的视野	(49)
文学创作:不可丢失思想的锐气	(55)
价值坚守是文学创作的灵魂	(61)
何以锻造人民欢迎的时代经典 ——从贺敬之的诗论谈起	(67)
为了文学的星空更加璀璨	(70)

第二辑 文坛观潮

新世纪第九个年头的中国文学	(77)
军旅短篇小说的多样景观是这样炼成的	(84)
永远记取《星火燎原》的品格	(88)
从五部获奖作品看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态势	(91)
黑龙江诗歌:向远方的诗神	(97)
对本土、传统和民族化的执着坚守 ——宁夏作家创作管窥	(101)
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学成长 ——温州作家群印象	(106)
铁凝近年短篇小说印象	(108)
江枫:文化风雨中巍然而立的智者	(113)
周大新:写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字	(117)
我们都应时常回望精神的绿地	(122)
职工文学创作:一片偶然撞到眼里的绿色	(127)
魏微的“道场”	(130)
发现生活的真相 ——谈姚鄂梅的小说	(135)
吴玄的小说和吴玄的“陌生”	(138)
营造通向心灵的意蕴 ——谈周瑄璞的小说	(141)
小小说持续发展需要理论支撑	(145)
海明威的几点启示	(148)

第三辑 佳作留痕

与铁木尔·达瓦买提的两本书相遇	(153)
“选”:反映立场、体现价值观	(156)
艺术地昭示信仰的力量	(159)
一个作家的可贵坚守	(164)
斑斓的新疆令人神往	(167)
《你在高原》:行走于汉语写作的高原上	(171)
修史·定位·在场	
——谈谈《新中国军旅文学 50 年》	(175)
有意思的乡村故事更有意思	
——谈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村选》	(178)
热情张扬女性的高贵与自尊	
——从王旭烽的《主义之花》说起	(182)
为伟大的解放写史立传	
——谈彭荆风的长篇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	(185)
在中国故事的长河里	
——高建群的长篇小说《大平原》	(189)
在那些永恒的价值面前	
——谈胡银芳的报告文学《英雄大爱》	(196)
给人以震荡与启迪的写作	
——谈赵瑜的报告文学《火车头震荡》	(200)
《一句顶一万句》:说话的密码	(205)
寻找历史的灵魂	
——谈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北方佳人》	(208)

《秉德女人》:为女性留下有分量的证词	(211)
《西虎杂记》:只是不想一口气读完	(214)
知识分子命运与家国的深刻联系	
——谈刘继明的《江河湖》	(218)
换活法绝不能换境界	(221)
现实题材创作幻想性及其他	(225)
随记的理由	(229)
偶遇者的军史纪实作品	(232)
《南锣鼓巷史话》:城市也是文化造就的	(237)
《地平线》:怎样迎接新的地平线	(240)
“人挪活,树挪死”	
——谈谈王雨的《填四川》	(243)
也是过往,也是忧伤	
——谈韩露的《最后一位淑女》	(247)
引人入胜的红色读本	(251)
一次细致成熟的写作实践	(255)
后 记	(258)

第一辑 理论视点

当前文学发展的主流与可能

现在正是认识当代文学发展多种可能的大好时机,但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设法找到“主流”与“可能”——作为我们必要的起点。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得出我国文学发展总体呈现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的结论,应该说是公允的,我们可以从若干个方面出发渐次看到,携着一些斑驳、灿烂的景观,当代中国文学在进入新的佳境。

(一)

人是决定的因素。文学人口大量增加,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说明中国文学具有强大“气场”、号召力一点不弱。高等教育普及,全民文化素质提高,以及文学传播渠道、文学传播载体的海量扩展,不仅令文学阅读不断扩容、消费人群大为增加,从事文学或准文学写作的人口数量也几乎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攀升,专业与业余、体制内与体制外,文化圈里的与文化圈外的,网上的与网下的,青少年与成年人,有文学训练准备的与不知文学为何物的“跨界者”,出于精神需求或是纯属“玩票”者,总之是,欲在或立志在

文学领域一试身手的人越来越多,这为当代文学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吹进新的空气,任谁也不敢断定那些无师自通者当中哪天就不会冒出几个文坛“大腕”,这无论怎么看都值得我们欣慰。

中国文学作为强大“气场”而存在,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创作异常繁荣,我们所期待的多元共生局面已经形成。当前的文学创作已不再是职业或专业作家大一统专擅的局面,在文坛上有定评的作家如王安忆、莫言、迟子建、贾平凹、方方、池莉、刘震云、格非、苏童、关仁山等创作状态良好,一两年就有一部高水平大作品出现。一些尚不太知名的作家也冒出了大名,比如冯唐、王小柔、沈宏非的意趣就颇夺人目光。再比如,在海外,一些新锐迅速成长自不待言,而阿耐的《大江东去》、南飞燕的《大瓷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则不时提醒人们:文坛新面孔的创作前景实在不可限量。除传统文学样式收获颇丰,纸上文学与网上文学齐头并进,纯文学与大众文学共同活跃,蔚为壮观。文学表现的领域,除人们习见的工农兵学商城市乡村,全部覆盖,而在汉语文学大概念之下,军旅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儿童文学之外,文学创作被命名的可能在不断实现与拓展——青春文学、职场文学、打工文学、商战文学、粉领文学、官场文学、历史演义文学、铁血文学、玄幻文学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再说文学创作的风格,传统的、现代的,高雅的、娱众的,豪放的、细腻的,阳刚的、阴柔的,内敛的、外向的等等,各种样态、面貌几乎都已出现,无论从类型学意义上讲,还是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所有这些都给文学创作向高层次发展带来了多种契机。

影响力和可能性往往也是在传播过程中实现的。应该看到,当代文学作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被再开发、再利用、再

传播,此风潮力度之大,高潮之纷纷迭起,着实鼓荡人心。一部小说作品同时被广播、连载,改为影视、戏剧或者广播剧作品,在当今已不是新鲜事情:龙一及其创作凭着电视剧《潜伏》一夜成为街谈巷议,完全翻版了赵本夫及其《天下无贼》;宁财神同时成为小说、戏剧、影视等多个领域的红人;刘恒、朱苏进、邹静之、柳建伟已成为转文为影视的典范。甚至,易中天由中文系教授,经由电视屏幕塑造为学者型的作家形象,余秋雨由纸上的《文化苦旅》到借助凤凰卫视推出《千年一叹》,证明了作家在文化活动中往往必不可少。但人们很少看到,刘恒、邹静之成为影视票房保证的必要前提之一,是他们在文学上的造诣所成就的。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互动、共荣,往往会取得双赢之外更多的效益——尽管人们往往更趋向于从“双刃剑”的角度理解文学与影视。

而不可不提的是,全社会普遍看重文化的作用,文学发展的实践、政策、理论土壤日渐厚实。文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代言着国家形象。中国作协实施“重点作品扶持工程”,资助和推动作家踊跃从事多种题材、主题和艺术形式的创作探索,凭借着丰硕成果已受到普遍好评。各地在高度重视 GDP 增长的同时,关注民生,协调发展,纷纷打“文化牌”,不仅在和谐文化发展的理念上提倡“重在建设”,而且更在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非常实际的资助。文学不仅获得了与舞台艺术、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等同样的优越待遇,而且还享有一些“软待遇”。如杭州以高薪和别墅吸引作家落户,广东、上海扩大专业作家编制;中山市斥巨资征集文学剧本,东莞市建立文学院——这还不算众多高校设“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设立以某作家名字命名的创作基地等等。更可喜的是,政府决意给作家提供充裕条件,在创作上并不干预,这对个体劳动者而言,比戏剧、影视

等综合艺术的创作者更为幸运。在文学上只要能做出成就,作家受到的优厚礼遇,是在任何国家都难以想象的。谁能说这不是文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呢?

从世界范围讲,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势不可当,世界已变为地球村,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转眼间便成为全球娱乐、消费的对象,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为文学创作提供的机遇人们已经初步有所领略,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内容、叙事与对象,都提供和展示了新的前景。中国的现实生活无时无刻不受到世界大势和各个角落发生着的每件小事的影响。如果说南美洲一个蝴蝶会影响全球气候,那么,世界事务向中国人生活投射的光亮以及与此共生的丰富性,恰恰给作家的艺术表达注入不小动力,当是文学之大幸。而更值得期待并已变为现实的是,对外开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呼唤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外对中国文学的需求近年更有了增加的迹象,我们短期内不指望会有“定单”式的外销作品,但中国作家的影响随着国力的增强会更为扩大,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二)

良好的态势、机遇与有利条件是我们继续前行的重要依据。但是,着眼于文学的长远发展,文学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值得忧虑的危机与挑战,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而且,鉴于这些关节点所具有的顽固性、稳定性,也许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盲目乐观。

一方面,文学原创力不足始终困扰着我们。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中,眼见得着的效益、规模影响着各个行业和人群的价值取向,读者阅读口味变化、消费市场走向对文学的拉动更明显,作品引导读者已变为读者的阅读趣味引导和推动创作。人们

对时间、速度的要求更趋迫切,工作压力之下对轻松愉悦、无需思考、色彩绚丽的诉求,对重复、循环的无意识追逐,让任何形式的精神生产都受到无形的引诱。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创作上越来越多的模仿、跟风和复制,正是被巨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氛围所带动的必然现象,因为,比之市场、趣味、效益之手,有时那种扎实的、有根基的创新,无论其目标、动力还是步伐,都显得过于单薄和无力了。当代文学不仅亟待在题材领域、艺术表现上实现进一步开拓,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需要鼓荡新的气韵,创新的艰难使我们更为忧虑。

在消费社会里,即使是思想有时也会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况且人作为唯一有理智的动物,在多种食粮之外,往往更需精神与思想的滋养。对这种需求,中国文学的提供屡屡被指为不力。相对于欧美灿若星河的古典作家而言,近现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当代文学为社会提供的思想力和精神价值尚显不足。由于民众阅读的实用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日益加深,积累、创作、出版和发行等几个链条的链接、反应更加迅速,作家难得有较长时间进行思想储备和精神积淀以应对或适配题材的需要。我们的文学创作在对人的本质、对宇宙的本质的追寻,对涉及人的生存、未来,对涉及民族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考,显然是不够的,文学在民族精神力量、鼓舞人们的思想力的提供等方面,尚显薄弱,即使有所触及,与化为深入人心的艺术表达也还有一定距离。

说到底,人们对中国文学目前的影响力仍然不甚满意。人们呼唤振聋发聩的大作品,文学界自身也对此日益焦虑。作家在社会中的风光与富足并没有伴随着文学精神在实质上的扩张与富庶,作品的大量涌现并没有伴随着文学体验高峰的出现。如果小说这个文学的骄子被反复包装与拆解、重装,而自身的傲慢、尊严